

来自总参谋部的**报告**

总参谋部政治部宣传部 编



军事

总参谋部政治部关于《总参谋部纪念建党 80 周年文学作品评选活动评奖结果》的通报(节选)

(代序)

近年来,总参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广大专业和业余作者,遵照江主席关于“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”的要求,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军委、总部的有关指示,深入生活,积极创作,推出了一批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准、深受广大官兵喜爱的优秀文学作品,为加强总参机关和所属单位的思想政治建设做出了贡献。

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,我们举办了总参谋部文学作品评选活动,各部局政治部(协办)、直属院校政治部共推荐 147 件作品参评。经评选,有 69 件作品获文学作品奖,9 个单位获评选活动组织奖。现将评奖结果通报如下:

一 等 奖

血战台湾岛(长篇纪实文学)	王学东
百年沉浮(长篇报告文学)	祖先海
后备雄师(长篇报告文学)	张 丽
呼啸山庄(翻译作品)	孙致礼
崇高的选择(文学剧本)	尹义良等
寂静与诉说(短篇小说)	赵建国
西线之战(长篇报告文学)	王贤根

华北解放战争纪实(长篇报告文学)	马云鹏
男班长和女兵(小品)	靳军民
通信兵之歌(诗歌)	赵志辉
捍卫军旗之战(长篇报告文学)	陈美林
大将谭政(人物传记)	乔希章
三军列阵(电视剧本)	黄喜民
诺言(长篇小说)	大 鹰

二 等 奖

李天佑(报告文学)	程文胜
不懈的攀登者(报告文学)	曹伟风
金色大雨(长篇小说)	李 亚
老兵连成(中篇小说)	郭 木
送道走(中篇小说)	于怀营
现代化进程中的东方发展道路(专著)	任 军等
感觉(小说集)	蒋 寒
夜哨(话剧小品剧本)	李 宏
朱总司令的嘱托(纪实文学)	黎 白
军官不是天生的(报告文学)	夏 玮
虎啸中原(报告文学)	徐继昌
起飞(报告文学)	许文胜等
溺水者(短篇小说)	邢军伟
上帝与上帝他爸(杂文集)	周振国
世纪门槛(诗歌)	胡 潜

三 等 奖

- 生死牌州湾(报告文学) 赵建国
英雄歌(诗歌) 尹义良
军校学员回乡记(报告文学) 陈家国
眼中沙(翻译作品) 黄志坤等
阴影(翻译作品) 赵元春
白发圣人(翻译作品) 韩子满等
恒星,在e时代的天空下闪烁(报告文学)..... 陶 竦
明月心(散文) 赵阳春
无网不胜(长篇报告文学) 曾有情
周末·电影·大兵(散文) 许立功
钢铁是这样炼成的(报告文学) 范 军
山中望月(诗歌) 赵玉亮
沉重的贝雷帽(报告文学) 王国晴
心愿(配乐朗诵小品) 蒋先平等
40年前的深圳和沙头角见闻(散文) 洪 炉
庆建党八十周年感赋(词) 郝尉扬
中国人(诗歌) 赵立涛
回报(报告文学) 谢 茂等
誓言的回声(报告文学) 李永洲等
观音庙的变迁(散文) 余国强
激流儿女(长篇小说) 曹书林
怒吼(报告文学) 陈鲁明等
粹英集(诗歌集) 侯汉瑜

网吧(相声剧本)	王阿斌
说参谋(相声剧本)	张训彩
芳草青青(诗歌集)	邓小高

鼓 励 奖

开拓者之歌(报告文学)	王树连
爱情拒绝沉默(散文)	熊金华
实习生(翻译作品)	高 苑
老李(散文)	罗婉兴
通信兵故事(故事集)	赵志辉
双手托起 121 颗太阳(报告文学)	孙现富等
在长城上向军旗宣誓(散文)	侯 晨
砺剑者之歌(诗歌)	胡建忠等
“速成”参谋长(小品)	党升义等
女兵查铺(小小说)	庆 浩
中国“UN 第一军”赴柬参加联合国 维和纪实(报告文学)	许寿敏
周恩来和国民革命歌(回忆录)	张文苑
“热的血”与“冷的铁”(散文)	季本林
中国军校的外训生(小报告文学)	王辉东

希望获奖单位和个人发扬成绩,戒骄戒躁,继续深入生活,勤奋刻苦创作,不断取得更大成绩。总参机关和所属单位的专业和业余作者,要认真学习实践江主席关于“三个代表”

的重要思想,努力为繁荣军事文艺创作,推动总参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。

总参谋部政治部

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日

目 录

寂静与诉说(短篇小说)·····	(1)
大将谭政(人物传记)·····	(15)
男班长和女兵(小品)·····	(37)
通信兵之歌(诗歌)·····	(44)
呼啸山庄(翻译作品)·····	(50)
后备雄师(报告文学)·····	(57)
捍卫军旗之战(报告文学)·····	(65)
百年沉浮(报告文学)·····	(74)
血战台湾岛(纪实文学)·····	(106)
诺言(长篇小说)·····	(144)
三军列阵(电视剧本)·····	(156)
虎啸中原(报告文学)·····	(173)
军官不是天生的(报告文学)·····	(182)
世纪门槛(诗歌)·····	(193)
上帝与上帝他爸(杂文集)·····	(196)
感觉(小说集)·····	(199)
不懈的攀登者(报告文学)·····	(202)
金色大雨(长篇小说)·····	(214)
李天佑(报告文学)·····	(225)
朱总司令的嘱托(纪实文学)·····	(236)
送道走(中篇小说)·····	(260)
老兵连成(中篇小说)·····	(300)
恒星,在e时代的天空下闪烁(报告文学)·····	(309)

无网不胜(报告文学)·····	(336)
粹英集(诗歌)·····	(360)
芳草青青(诗歌)·····	(362)
网吧(相声剧本)·····	(365)
中国人(诗歌)·····	(375)
周末·电影·大兵(散文)·····	(377)
40年前的深圳和沙头角见闻(散文)·····	(381)
庆建党八十周年感赋(词)·····	(386)
明月心(散文)·····	(387)
英雄歌(诗歌)·····	(390)
军校学员回乡记(报告文学)·····	(393)
观音庙的变迁(散文)·····	(398)
钢铁是这样炼成的(报告文学)·····	(401)
回报(报告文学)·····	(416)
誓言的回声(报告文学)·····	(420)
沉重的贝雷帽(报告文学)·····	(427)

一等奖

短篇小说

寂静与诉说

赵建国

想不到广告色的颜料竟如此坚固,20年前写在这块黑板上的两行大字,经过李刚强反复揩拭,擦去蒙尘,现在又鲜艳如初。

嫂子在信中说,她要送儿子来部队报到的,她说,也顺便来看看刚强,20年了,她心中一直深藏着这个夙愿。他给嫂子回信,说欢迎你来,我等你。于是他找出那块写着大红标语的黑板,用干布反复擦着,仿佛揩拭一段尘封的往事。

这块板报也是20年前为了欢迎嫂子来队准备的。那时边境吃紧,他们没黑没夜地加班,老站长当然没法回去了,嫂子带着9个月的身孕上山与丈夫团聚。那时正是高原工作站的黄金时期,当时本部就在山下不远的城市,工作站是正团职编制,有近百号人,当时在任站长李刚强,刚当兵时就上了高原,直到三十五六岁时,那颗饱经风霜的心才找到归宿,与家乡的一位民办教师结了婚。嫂子这次是带着革命的胜利果实又是第一次来队探亲的,意义当然非比寻常。全站官兵准备以最隆重的礼节来迎接嫂子。那时他多年轻,他们多么年轻,

多么富于激情，仿佛每根头发梢里都藏着灵感。几个年轻人一凑，便琢磨出这块生动活泼的板报来，他亲自用排笔饱蘸深红的广告色，写下 14 个美术体大字：

欢迎嫂子光临我站检查指导工作！

这个创意曾受到全站官兵的一致好评，但最终它没能发挥用场。嫂子只身一人从江南的一个小镇出发，坐汽车转火车再坐汽车，历尽千辛万苦奔向高原，到达时先住在山下的本部招待所，准备第二天坐工作站的班车上山，没想到却在夜里接到噩耗：站长因心肌大面积梗死猝倒在工作台上，抢救无效。嫂子极度悲恸，儿子早产在本部的门诊部。

嫂子没有再上高原。孩子满月时嫂子要回家了，组织上问她有什么要求，她提了三条：将刚强的骨灰埋在高原；给儿子起个名字；以刚强的名义，定期给家里写信。嫂子说，不能让婆婆知道刚强的事，婆婆年纪大了，有严重的心脏病，怕是经受不住这样沉重的打击。嫂子说，婆婆是没法读信的，她患青光眼，都快失明了，但每次收信，她都要拿着摸一摸，闻一闻，说，是刚强的信，我闻到那黄土的气味。部队领导深受感动，这三条都兑现了。刚强的骨灰就埋在工作站不远的坡上。给他们的儿子取名李铁，这是经全站军人大会讨论通过的，他们说，铁能成钢；而写信的任务，后来历史地落在他的身上，一写就是 20 年。

嫂子在信中总说要来看看，所以他把这块黑板留着，他想，等嫂子哪天来，它还能派上用场。他想象，他会和嫂子一起站在这块板报前，微笑着，沉默着，眼睛湿着。然而不管怎么着，流水的光阴，过去的一切，他和嫂子，都会珍视的。

因此他把这块黑板收起来，藏在仓库最里面的一个角落。

李刚强的命令5月底就到了,新站长也已走马上任。这是小站的一件喜事。

高原工作站人本来不多,一色的大老爷们,所以他们自称是十几个人,十几条“枪”。每人一顿,轮流坐庄的饯行酒,早喝过了两轮;告别的豪言壮语,说了一筐又一筐,但李刚强还是没有马上要走的意思,每日上班不止。这真叫新站长和老战友们尴尬。见到他时,便一迭声地说,站长啥时走啊,我们去送你。这分明是逐客嘛,李刚强只装做不懂,也一迭声说,快了,快了。那敷衍的声音,让他们近乎绝望。

直到前天,新学员李铁来报到。新站长考虑到老站长尚未离开,便带着他前来拜谒。新站长是个上尉,说话字正腔圆,他向新学员说,老站长在我们这个小站奋斗了二十多个春秋,他是我们小站活的历史,也是我们小站的光荣,现在回北京的调令已经到了一个多月了,他还恋恋不舍。李刚强和新学员看上去都没有认真在听新站长说话,新学员目无所视地看着李刚强身后的地方,李刚强却专注地看着这位新学员,忽然道,现在我可以走了,我该走了。

新站长暗松一口气,却又怕他意志不坚,忙追一句,什么时候走,我让人给你买票。李刚强大笑,说,我知道你们都巴不得我快点走,好,我走,不在这里碍你们事了,你们帮我买票去,就买今天的,越快越好。新站长后悔没有早做准备,嘟哝道:最多只能买到后天的。李刚强还在笑,直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离开时新站长心里想,老站长今天怎么啦,大清早的,像醉了似的。

李刚强把新站长和新学员送到门外,就痴痴地站在那儿。

看来嫂子是不来了。嫂子不来了,这块板报也就用不上

了。而且以后也用不上了。现在站里的人，都是小辈，怎能仍称她为嫂子，都得叫妈妈。李刚强把藏在房间擦得鲜艳如初的黑板，搬到院子里的水龙头下，默想许久，终于轻轻拧动开关，一霎时，一柱强劲的水流急射而下。李刚强看着鲜红的广告色迅速消融在透明的清水中，一抹红流沿着倾斜的黑板流泻到他的脚下，融入土地，不禁感到黯然神伤。他知道，20年留守的特殊使命，随着一纸调令，随着一个鲜活的新人的到来，彻底地结束了。就像这句保存了20年的热烈的、温馨的，还略带一些幽默的欢迎词，只在顷刻间，便消失无痕。

李刚强环视房间，要带走的東西，该装箱该打包的，早收拾好了，剩下的就一个铺盖，一卷就可以走人。李刚强待在房里，其实是无事可做。在等着嫂子的一个多月间，他都是这样，常一个人坐在房间发呆。

嫂子不来了。儿子都这么大了，还没有见过她，以后想见面恐怕更难了。李刚强不禁感到有点遗憾。在他的念想中，嫂子应该还是20年前的样子。20年前的嫂子是什么样子，他也没见过。但他想，肯定年轻，年轻就是美丽。况且从嫂子信中的那纤美的文字看，嫂子一定是敏感、文静、纤美的。可儿子呢，当然不能还是20年前的样子，那不成了长不大的婴儿了嘛，他不自觉地笑笑。

第一眼见到李铁时，不知为什么突然感到有点慌张，以致显得有些失态，竟忘了问他嫂子为什么没有来。现在想来，这有什么呀，战友的儿子，嫂子的儿子，你慌什么呢？跟他聊聊嘛。至少应该问问，你娘怎么没有来，不是说要送你来报到的么？

李刚强漫无目的地在房间里东翻西找，不知是想收拾呢，

还是想搞得更乱。无意间，一本旧书从一堆杂物中掉出来。这是一本很旧的书了，从封面到书页都发黄发脆了，仿佛一碰纸张就会折断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书捡了起来，翻开扉页，只见用圆珠笔签着两行字：李勃，1979年春2月，偶得于北京新街口新华书店。他想，李勃是谁呀，他的书怎么会在我这里？

想了半天，他忽然反应过来：李勃就是我呀。

是的，他原来的名字不叫李刚强，他本名李勃。嫂子带着刚满月的铁儿回乡后，第一封信，是由当时的站政委亲自捉笔写的，落款当然是刚强，大约嫂子不知她的回信应该写给谁，收信人也只好就写李刚强。但她的第一封回信，工作站就没有收到。当时的报纸和信件都是通过通信车由城里的本部转来的，他们认为，既然李刚强已经不在，当然就该把信退回去了。在退信理由栏中，他们画了个“查无此人”。

工作站领导了解这一情况后，觉得问题十分严重，“查无此人”，叫嫂子怎么向刚强的母亲交待？站领导立即召开会议，研究对策。有人忽发奇想，提出不如让站里的一个人改名为李刚强，由他专门担负起给嫂子写信的重任。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也只有这样，才可确保信件的彻底畅通。支委们议来议去，觉得还是由李勃改名为好，第一，两人都姓李，万变不离其宗，好改；第二，李勃是老站长带出来的徒弟，有这个义务；第三，李勃的文笔好，字也写得好，能胜任这项工作。于是这件事，便以支部大会讨论通过的形式决定下来。改名是件很严肃的事，最后报请上级干部部门批准，李勃遂正式改名为李刚强。他那年也就二十六七岁吧，从此，李勃这个名字便从军队的干部花名册中消失了，却又多了一个李刚强。

站政委亲自跟新李刚强交待那信应该怎么写。政委说，开头要这么写：娘、慧芬，你们好。政委说，李站长是个典型的孝子，第一句话一定要写上：儿在高原向娘叩请康安！至于信的内容具体该写啥，那要看嫂子上封信都说了嘛事儿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写写我们这里的季节变化，写写站里的好人好事和全面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绩，只要不泄密，都可以写。总之一条，既然要写信，就得写出像李刚强的、有感情、有思念家乡和亲人之类的话。

新李刚强说，我懂了。

但过些日子，新李刚强又去找政委，说这信写起来很痛苦，政委问为什么，新李刚强说，站长的爱人就是嫂子，嫂子是我师娘啊，我写不出什么思念的肉麻话来。政委皱着眉，说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，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。新李刚强说，但我一写就想到师娘这个词来。政委咋道，什么嫂子、师娘的，她好像还比你小一岁。不知为什么，经这么一开导，以后再写信，感觉果然好多了。

开始的时候，李刚强喜欢把给嫂子和给妻子这两封信比照着写。这也是一个偷懒的办法，写信总是件劳心劳力的事。或描写山川风物，或讲身边的趣闻趣事，都是一样的文字，因此两封信，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内容可以原文照转。有一次，他没注意把两封信的信封装反了，过不多久，妻子马兰把写给“慧芬”的信，装在信封里给退了回来，马兰轻描淡写地说，最好不要同时给两个女人写信，一是容易搞混，就像这次；二是感情容易串味儿，这是让人难堪的，也是不公平的，眼不见为净吧。但嫂子却把给“马老师”的信留下了，嫂子说，你给爱人的信写得挺感人的，我就把这个美丽的错误留下吧，做个纪

念。李刚强想，嫂子是什么意思呢？看来还真的有点儿串味了。

记住了这次教训，以后他果然不在同一时间给两个女人写信了。他有意把时间错开，给谁写信，便把谁的上封信摆在面前，要说的话，便从笔尖细细地流出来。李刚强信的风格，是温馨中略带一点幽默，决不乱堆华美的词藻或者胡乱抒发情感，只娓娓道来，却直达心之深处。比如他给马兰写信，从不用“亲爱的兰”之类酸兮兮的话做抬头，而是叫她“马老师”。这是他们婚后团聚时，李刚强常挂在嘴边的戏语，用在信中，好比他就在身边，就在阳台上看书，或者正在厨房里做饭，正探出头来，一句“马老师”，怎不叫她露出会心的微笑。大学里的马老师，文字水平自然要高一些，知道用字要节省简练，因此信一般都比较精短；而嫂子的信，则写得比较长，就像给小学生上课，一句话翻来覆去说，生怕他不理解。久而久之，给嫂子的回信倒比写给妻子的信长一些，好在这一点马兰并不知道。

新李刚强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。这期间，部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先是本部迁往北京，随后又是精简整编，工作站编制一压再压，由原先近百号人变为十几个人十几条“枪”。老站长的故事，已经逐渐被大家淡忘，岁月的尘埃，慢慢遮蔽了它原有的金属般的熠熠光芒。而李刚强的传奇，有些新来的人，对他名字的由来和他所担负的特殊使命，也就知道了。但他和嫂子的通信，却一直没有中断。来信便回，回了信后又有信来。一来一往，差不多正是一个月的时间。就像天空中的月盈月亏，准时，平静，无声无息。

平静地通了七八年信，有一天，嫂子来信报告了婆婆去世

的消息,嫂子接着道:……刚强同志(一直不知道你的真实姓名,只好依然这么称呼你),这件事看来真该跟你们坦白了,并真诚地请求你和部队的领导原谅。

“这件事”,在乡村粗糙的信笺上来得十分突然,这让李刚强感到有点措手不及。他迫不及待地读下去。嫂子说,其实,那年我带着铁儿从部队回去不久,婆婆就知道刚强的事了。你想,这样一件大事,怎么能瞒得住呢?不可能的。不过我婆婆是很明事理的,悲伤很快就过去了。这也就是说,我要求你们继续以刚强的名义给家里写信的理由,也随着婆婆的平静,不复存在了。但是,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,我几次想在信中告诉你,可最终都没有说。

李刚强这时有点傻了。

本部刚搬到北京时,他的妻子,那个马老师,曾是多么热切地期望他调回北京工作,近于疯狂。妻子马兰在学院路上一所名牌大学工作,因为是工农兵学员出身,所以一直在系里搞行政,做党团工作。当年马兰刚和他认识的时候,他还叫李勃,结婚时却变成了李刚强,马兰说,我跟李勃恋爱,却跟李刚强结婚,中间好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好在她对改名的抵触情绪不大。

但后来他们有了女儿。他们的生活因此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孩子很小,困难很多,这时马老师的思想也正处于极度苦闷的时期,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李刚强离得远,没法找领导,她去找,常说得声泪俱下,让领导感动。本部一度想调李刚强到作训部门当参谋,征求他本人意见,李刚强说,过两年再说吧。他的想法是,等嫂子那头不再需要他写信了,他再往回调,反正是一个单位,好说。他想,军人嘛,当

一诺千金。这也是他做人的信条。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？如果这样，以前写了那么多信，包括他的改名，不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么？

两相比较之下，他觉得得不偿失。马兰得知这一情况后，赶忙跑到邮局要通了李刚强的电话，马兰说，你怎么能够这么轻率地就放弃呢，就算你自己在那里吃得了这个苦，也得替我和女儿想一想呀。你再跟领导说说吧，说你还是想回机关工作。李刚强说，你放心，一个单位的事，只要家在北京，组织上会考虑的。马兰拖着哭腔道，你知道，替你争取到这个机会有多难嘛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。李刚强听了生气道，你去找领导啦？这样我更不能回去了，我就烦动不动就去找领导，人要有点骨气。马兰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连说了好几个好：好，好，李刚强，你有骨气，你觉悟高，你愿意死那儿就死那儿吧。但我告诉你，你那工作站，我永远都不会去的，休假我也不去。

马老师也是说到做到的人，这么多年来，高原工作站，她真的一次也没去过，每次都是李刚强休假回北京。别的两地分居夫妇都是一年团聚两次，他们却只有一次。有一次，站里的一个年轻人替他算了笔账，说，如果你40岁调回北京，那你相当于39岁才结婚。他不解，你这账是怎么算的？年轻人说，因为以前你和嫂子在一起的时间，加起来差不多只有一年嘛。他脸一红，叱道：荒唐。

但现在，七八年了，嫂子却说，她一直在骗他。

他听出嫂子的声音，像个做错了事的女孩子，慌乱，胆怯。嫂子说，刚强，希望你能理解，我和婆婆太想接到你的信了。这么多年来，和你通信，已经成为我们家平静得有点寂寞的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你每次来信，婆婆都要摩挲很久，